

文学应葆有独特性

凌春杰

批评家吴义勤在《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》一文中谈到：当代中国原创长篇小说年产量4000部（不含网络长篇小说），法国为700部，日本为400部（《美文》2016年5期）。事实上，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元化，文学就已经面临着新的考验。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热潮之后，文学的推动力逐渐由阅读需求转化为利益推动和财富驱动，这种新的文学生产与消费关系，往往产生出满足“一次性”消费的精神产品。这种传统的供需关系在面临生产过剩的全新挑战中，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当代文学的本质呈现？其中的关键在于，是基于存在的合理性而普遍地顺应这一发展倾向，还是基于主流的价值思潮而介入干预推动其发展方向，抑或在顺应中给予适当的引导？当我们把文学重新放回文艺门类

的大摇篮之中，将文学置放在精神产品的坐标之中，文学就只是其中之一，即便在其权重极其有限今天，并非我们不再需要文学了，只是在对精神产品的追求中，戏剧、歌舞、影视等艺术门类增加了丰富的表现形式，分母变大了，分值变小了。在人类个体有限的时间中，选择文学的可能越来越小，变小并非归零，文学依然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存在。文学一直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自身独特的存在，尽管这种寻找颇不容易。

今天，我们的文化倾向越来越活在头条里、活在被传播之中。在文化之“满足”和“引领”两个维度上，“满足”一定程度发展为“迎合”，“引领”又常常表现为“和寡”，这种现象导致的是文化成果与文化享用之间的脱节，知识文化生产者与消费

的分离与错位。当我们看到演艺明星反复占据媒体头条时，我们就知道这种世俗文化导向暗含了某种蓄意或无奈，文化的娱乐化，媒体客观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培养出一批娱乐至上的世俗大众。究其原因，其中恐怕暗含有这样的逻辑：今天的世界，一个人不读文学作品不会发生什么严重后果，而没有消费的生活将面临现实危机。在今天，传统理念的文学所能给予的，越来越多的精神产品也可以提供文学从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，正在进入精神文化产品极其丰富的时代，文学只有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实现突围，才能葆有其在精神世界中的独特位置。

我们越来越媚俗了，讲一个故事，炖一盅鸡汤，文学往往沦落为这种讲述的工具，文字作为文学语言本身的魅力前所未

有地被忽视，精巧与快感逐渐取代了情感与美所带来的力量。文学既然是一种艺术，它就该像舞台上演奏的交响乐，得用扎实的艺术修为摆出艺术的姿态。我仍然相信，美好的文字，首先内蕴着情感和美，然后才可以讲述一段寻常或不寻常、存在或不存在的故事。

中国是一个重视文学的国度，文学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某种道德。而现在，文学正经历着本世纪初以来前所未有的边缘化，当然，文学将永远存在，只要人的苦难存在，人类需要文学。

我仍然不十分清楚艺术究竟是什么。我想，我之所以仍在写作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些，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己明白了，我还会在内心满怀激情地去写作吗？

中午走了一圈回到办公室，一身止不住的汗。在上午喝剩下的半杯铁观音里上满水，一口气喝干，抹一把汗，坐凳子上，等身心逐渐安静下来。

刚从山西回来的时候，住在关帝巷一个院子里，因是租来的，没有仔细打理心情，院子里堆的都是从部队拖回来的家什，光秃秃连棵小树都没有。盛夏时屋子里的地板都是潮湿的，空气却闷热地叫人喘不过气，从地板又仿佛涌上来一点凉气，我恨不得趴在地上不起来。客厅用家具隔了一点空间放了我的床，我拼命摇着芭蕉扇一边贪求着点风，一边因为用力汗不停地淌——爸爸最爱茉莉花茶，用大茶缸泡一大杯，待温了就喊我去喝。

当时虽恼怒于这样的受罪，而今想起来却觉得困窘里不乏酣畅淋漓。

搬到撒珠巷以后，开始有了吊扇和电风扇的记忆。客厅里是大吊扇，放暑假时，爸爸妈妈上班，我便把玉树和夜来香搬到茶几旁边，在地上铺上席子，开了吊扇午睡，一梦香甜至傍晚，爬起来把花搬回阳台，阳光依旧炽烈，对着它哀怨地看两眼，开始趴在茶几上写暑假作业。

下午睡的多，夜里不免走困，那时睡的是老爸给我打的一米八大床，夏天一到他就心慌慌为我撑上蚊帐，还在帐顶吊上自己拼装好的微风扇，我就在夜深人静时吹着风盘腿坐着看武侠小说。灯光隔着纱帐收敛了锋芒，微风扇咯吱吱转着笨拙的老腰，后背黏着的仍然是这点凉爽挥之不去的闷湿，心却是干燥的温暖满足。

初中的时候奶奶还住在车桥镇中桥村老家，暑假时会下乡探望她，顺便住上一段时日。奶奶酷爱干净，放现在大约就是洁癖加轻微强迫症，厨房的灶上擦得没有一点油污，摸上去清爽得如同刚出浴的发丝；油泥的地板纤尘未染，脱了鞋把小小的屋子走一圈都不会脏了脚。在炎热得让人暴躁的时候，这样的清爽洁净多少舒缓了那份不耐。

每天晚上七八点，喝了奶奶煮的粥，就匆忙跑去隔壁看正热播的《绝代双雄》，两集播完回来时，奶奶已经点好艾草，放下老布纱帐，歪在床上假寐等候我。我嬉笑着脱了鞋爬到她身边躺下，被她扇底清风摇进梦乡。今年清明扫墓时回去，看那一片早已成为残垣败瓦的宅基地开满艳黄的油菜花，想起她在后院侍弄的葡萄架、鸡冠花和小白菜，心头碎成了夕阳下河里的鳞光，水色激湍，无限惆怅。

复读后高考那年的夏天，是记忆里最炎热的一季。两个表妹当时未婚，为方便工作和实习先后住进了我家，同一战壕里被我妈管着，也生出不一样的战友情来。查分数那晚，我晚饭都吃的心不在焉，越近十二点越喘不过气，三成的暴躁在热浪里增成了十分，将扇子不耐烦地拍打在茶几上，意识已经飘忽成了云。拨号码的时候，手抖得不成样子，燕子看不过去，抢过电话替我按号码，通了之后我又抢过来按捺着手指的僵冷极其缓慢地输准考证，等分数一个个出来后，狂喜如涛浪一样覆盖了我——仍然是学渣的成绩，可是终于傍上本科的线。那一夜，我沉醉于吃上馅饼的美妙，汗出如浆不再是折磨，反而如浓墨一般，将这段记忆烙印在了青春的碑面，嘹亮于永恒的八月。

等我上了班，空调开始大行其道，可我和老妈都是抠门性子，舍不得花那么多钱，且都以为吹多了也不是好事，是以只在三伏天开一段时间。记得去年与前年，只用了十来天空调，本应酷暑却一直阴雨连绵，连蝉声都稀稀拉拉的。倒是清华苑住处前面的农田，蛙声鸣起一片，他人多嫌聒噪，但我却爱在阳台上躺着，看玻璃上阡陌纵横的水迹，听蛙声时起时休，俨然一副隐士的派头。偶尔过一过不正常的三伏，也算新鲜——只是据说这是环境被破坏的恶果，长此以往“球将不球”，人类的破坏力和创造力一样不可小觑啊！

岁如流水，夏来复往，承父母之恩，让我在和平盛世出生长大，在一年年的夏日里逐渐丰满圆润，愈是拥有得久了，愈是无法放下，便虔诚地祈求余生安稳，民安国泰。虽说份当随缘，却抹不了这一点贪念，愿众生，不迷途。

那些年的盛夏

吴苏蓉

钓鱼捉虾

管传生

我们的住处南边50米，有一条河人们习惯称之为涧河，河不算太宽，但一年四季总是水流不断。因为它的水有两个来源，一是通过头涵洞接纳来自大运河的水，二是通过灌溉总渠的石塘闸流出的来自洪泽湖的水。水质也好，因此水里生活着很多的鱼虾，每逢上、下游关闸的时候，很多的鱼就会被关在朱桥小营闸的上游，也特别好钓，因此常会吸引许多钓鱼爱好者。每到这时，在小营闸西边不到100米的两岸，就会聚集很多来自全区各地的钓鱼爱好者，一时显得热闹非凡。以鲫鱼和鳊鱼为主，不仅体大身肥，还很养眼，因此有人一天一夜都不舍离开，偶尔也会有高手钓到100多斤。

现在凡淮安区的钓鱼爱好者，都会知道小营闸这个天然的钓鱼好地方。河里的虾也特别多，也特别鲜美，全身晶莹透白，让人看一眼都垂涎欲滴，因此大家就想出了捉虾的方法，那就是用特制的虾笼捉虾。所谓虾笼就是用塑料网做成成长管状，每隔50厘米用正方形的铁圈作支撑，左右交叉开一小口并呈袖状延伸向内约10多厘米，尾端呈盲管。这种网开始是为捉龙虾设计，因为只要龙虾从两边的小洞爬进去，就像进入迷宫再也无法走出，不知是谁最早把它用到捉河虾上的，是一种既简单又省事的好办法。每天晚上将虾笼放到河里，用一根绳子拴牢，第二天早晨只要提起笼子，展现在眼前的是许多大大小小活蹦乱跳的河虾，心里乐滋滋的。有时还会有小鱼、螃蟹、黄鳝等意外收获，更是让人快乐无比。

国产航母下水啦！

安市新安小学二(八)班 骆劲宇

小喜鹊，叫喳喳，
国产航母下水啦。
长城黄河抒豪情，
全国儿童笑哈哈。
显国力，扬军威，
任何侵略都不怕。
好儿童，爱学习，
长大保卫咱国家。
新旅精神传万代，
永远爱我大中华。



无事可做的日子，我喜欢去那条河湾走走。有时兜里揣本书，其实也不看，只随意翻上几页；有时什么也不带，沿河慢行，看水里的鱼虾游动的身姿，灵跃，俏皮，像是玩魔术。或者，躺在河滩的沙泥上，闭上眼，让内心安宁下来，想一些事情。当然，更多的時候，我会长时间凝视那架破败的水车——怀想它曾有过的辉煌，感念它所经历的沧桑。然后，走向那幢同样破败的茅舍，走入一个温存的世界……

茅舍里有些昏暗，油灯微弱的火焰在寒风中闪烁。四周朦胧的树影，像剪出的人形。河水从茅舍前悄无声息地流过，夜，正在沉睡。我独自在河滩上转悠，身上穿得很单薄。冷风从我的脖颈钻进去，蛇一样咬得我的肌肤生疼。

母亲不知道我偷跑出来了，生活的重担已经不允许她分出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我的事情。父亲呢，整天躺在病床上，意识里早已没有了白昼与夜晚的概念。家里几乎天天都有陌生人闯入，不是催还账，就是催要粮。我已经辍学很久了。内心的风雪在骨子里游走。每天，我除了帮母亲拾柴，放牛，料理家务，剩下的便是接受其他正欢快地蹦跳着去上学的孩子的嘲笑和鄙视。因而我特别盼望夜间的来临，黑夜于我是一道屏障，能够隔绝白昼里给我带来的屈辱。并使我享有片刻的自由，安全，温暖，自尊。

游走是不具有目的的，连方向也没有。黑夜省略了我认识世界的过程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。幻觉征服了恐惧。这使我不知道正在河滩走着的，究竟是我，还是我的影子。所以，当我后来在那些寂寥的夜晚，从那幢茅舍前经过时，如果不是它里面亮着的油灯吸引了我，我很可能不会把它当作意识里的一个幻影，而将之忽略掉。

我没想要走进那幢茅舍里去，我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。谁会在深夜里燃着灯睡觉



唐菊清作

感恩母亲

红小西校区四(3)钟子怡

山固然高，也不如母爱高；海固然深，也不及母子情深。假如有人问我：“这个世界你最爱谁？”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“母亲！”随着岁月车轮滚动，我渐渐地从一个呀呀学语的幼童进入了充满活力的少年，母亲一直用爱的乳汁哺育着我。

那是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夜，我吹着电风扇，看着电视，真是舒服极了！突然，“噤”的一声，风扇都停了，灯也灭了，电视屏幕变得黑乎乎的一片。停电了？！伸手不

见五指，“呜呜……”我心里害怕极了。像落入黑洞中茫然。这时，妈妈摸来打打火机，东找找，西翻翻，不知道在找什么。

“妈妈，您在找什么？”“找蜡烛。你不是怕黑吗？”打火机“噤”的一声，霎时，一簇火苗从蜡烛上窜了起来，像一个个跳舞的小人，照亮了整个房间。啊！妈妈的爱像一根点燃的蜡烛，把我的心照的亮堂堂。

一次，我放学正要回家，突然刮起了狂风，下起了大雨。我站在

水车转动的年轮

吴佳骏

的虚假。它虽然每时每刻都在转动，却并未走远，只在原地转圈。活着的生命怎么能这样呆板呢，生命的意义应该在于行进吧，实在行进不了，或许只有解脱是对的！

当我看穿了一架转动着的水车的悖论，并滋生出厌烦后，我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的路子。我依稀看到河流的上面飘荡着一叶小舟，在浪尖上颠簸。它或许就是我苦苦为之寻找的命运之舟了，我相信，它完全可以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里去的。尽管，这叶小舟自己也未必能平安抵达河流的彼岸。

我伸出腿，准备向那叶小舟跨去。猛然间，我发现身后有一双眼睛正锐利地盯着我，闪电般明亮。我转身瞥了一眼，看见的却是一个背影，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移动。我重又转过身，再次伸出腿，向小舟跨去。却又发现那双目光箭一样刺向我，使我不寒而栗。我回过头来，看见的仍是一个背影。总之，那双目光在我内心最彷徨的那些日子，它就像魂灵一样紧随着我，使我的解脱之梦终未完成。

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在拼命回忆，试图从记忆里打捞出那个紧随我的人的模样，看看他(她)到底是谁。但打捞是徒劳的，我忆起的除了一个背影，还是一个背影。甚至根据背影我也猜测不出那个人的大致年龄。反正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之路了。一个被人的目光识破的计谋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而那叶曾被我看见过的河流上的小舟，是否真的存在，我也记不起了。也许存在，也许不存在。

我被老人领进茅舍，他居然叫了一声我的乳名，这使我惊诧。我努力回想在什么地方

见过他，没回想起来。老人转身去拿茶杯，这时，我注意到他的左腿，瘸得厉害。而他居然没用任何辅助工具也能行走，这使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特别的老头。老人将茶杯倒满水，让我喝。我真以为是茶，就猛喝了一口，灌到嘴里才知道是酒。我咳嗽着说：我不喝酒。老人严肃起来，说：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，不喝酒的男人不精彩！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孩子叫做男人，我的脸红了，有些发烫。老人一直盯着我，目光坚定。我顿时觉得这目光是如此熟悉，却又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。

老人举杯呷了口酒，说：“你母亲姓戴吧？”
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片刻沉默后，老人重又举杯呷了口酒说：“我只知道你父亲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是

吧？”

我被老人的问话震住了，老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诧异。随后，他用手指了指屋中柱子上燃着的那盏灯，说：“那盏灯是你母亲叫我点燃的，她知道你经常在深夜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，怕你孤独。你母亲还托我帮忙看着你，她担心你出事。她说，你应该尽早学会独立和坚强……”

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个背影，以及那双锐利的目光。我猜想，在那些寒凉的夜晚，凡我脚步走过的地方，是否也留有母亲的脚印。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内心的灯盏。没想到，我本身也是一盏灯，被另一个深爱着我的人藏在心里，即使在最苦难的日子，也用她的生命守护着，不让她被寒风吹灭。

“只知道耗灯而不知道点灯的人，是感受不到温暖的。”老人说。我理解老人这句话的

意思。并知道了他的故事：三岁丧父，四岁起跟随母亲辗转南北，流浪颠沛。十岁时母亲染肺癌逝世。十一岁寄居人篱下，当过挖煤工，开过起重机。十九岁参军，参加抗美援朝，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九死一生，废了一条腿。从部队退役后，给工厂看过大门，到机关当过干事。历经人世沉浮，挫折辛酸，最后选择了来这个僻静的河湾盖了一幢茅舍度日……

一个没经受过死的人，是不会眺望生的。老人说：人要是耐不住一场大风的考验，就会脆弱如草，被黑暗卷入更深的黑暗。我知道，老人先后在这条河湾里拯救过好几个生命了，在被老人所拯救过的生命中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有年老的，也有年幼的。“活着是多么好啊，就像灯燃着是多么好一样！”老人边喝酒边说。

那晚，茅舍内柱子上的油灯，一直燃着。直至天明。老人喝醉了，我也喝醉了。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。而就在那盏油灯快被黎明吞灭之前，我早已完成了命运的解脱，并获得了超度。

现在，我站在城市的阳台或中心，身边刮过的是更加呼啸的飓风，内心经受的是更多的深不可测的夜晚。我所置身的周围是更多的泥泞和险滩……但我已经不再恐惧和畏缩，我已学会了挑战和跨越。因为，当我遇到人生的沟坎时，我总会想起那幢茅舍，和茅舍里的灯光；想起那个老人，和紧随我的那个背影；想起那架水车，和它转动的年轮……这一切，总能激发我的内心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和勇气——那是生命的力量，更是活着的勇气。

如今，那幢茅舍已经坍塌了。老人也已离开了人世。当年守护那盏油灯的我母亲也已白发苍苍。那架水车呢，也早已停止了转动。岁月悠悠，年轮渺渺。一切都仿佛成了凝固的时间。而我，只有我，则是从那凝固的时间里复活的一个新生。